

有没有文笔绝佳高质量的言情小说?

人人都道，是我顶了亲姐姐的恩宠，抢来了这个一国皇后的尊荣。

可她们不知，我的亲姐姐，是被我双手奉上的她最爱吃的荔枝，毒死在了阖宫团圆的中秋。

我想要的，向来我要自己争取。

(已完结)

【一】

鹅毛大雪裹着枯黄的柳叶落进院中时，我在冷宫已经待了三个年头了。

绢儿捡了枯枝败叶烧热水，送来的饭菜总是凉的，每次都得热过一遍才能入口。我是想不到绢儿能如此忠心的，在观月国如此，随我来雪漠国和亲亦是如此。

我也是想不到雪漠国的新帝左琮能如此痴心的。大婚之日见我并不是他求娶的那一位，当即便将我打入了冷宫。

大婚那天，也是个相似的秋末雪天，他只是微挑起盖头的一角，我沿着玉如意的柄便看见了帝王眼中的惊愕与嫌恶。

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：「云罗公主是吗？那真正的戚玉锦莫不是死了？需得她妹妹替她来给孤当皇后？一锦一罗，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货色！」

左琮眼角有未愈的伤疤，骂人的时候十分狰狞丑陋。所以我倒是很想找面镜子上前，让他先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

我当然不敢，只能噤声下跪认罪，然后乖乖搬去冷宫。新皇后穿着嫁衣入冷宫，大概五国之内是前无古人头一遭了。

说不清情绪里恐惧伤感与无措哪个更多些，当时雪夜的青石路上，我心底是生了几丝怜悯的。

也仅仅是几丝罢了。观月国帝都距离此寒山城千里，送信路上必要花些时日，所以他并不知晓，他方才说的气话，其实是真相。

我顶着「玉锦公主」的头衔来和亲替嫁，是因为真正的戚玉锦当真死了。

估计会是在我启程后一个半月左右，她死的时候该是七窍流血的模样，大好的年华便死不瞑目。

这事儿我本该和左琮一样并不知晓。只因戚玉锦是我下毒杀的。

我的亲姐姐，被我双手奉上的她最爱吃的荔枝，毒死在了阖宫团圆的中秋。

【二】

我离宫那会儿，人人都道，是我顶了亲姐姐的恩宠，抢来了这个一国皇后的尊荣。

说起戚玉锦，正如左琮所言「一锦一罗」，便是我姐妹二人一生的写照。

她永远是父皇母妃捧在手心的那个，是阖宫最耀眼的小公主。即便不得已和亲，也是坐拥北境的左琮的心头好。

而我就一样了。生来便不及戚玉锦好看，记事起便只有看着母妃抱她的份，渐渐连奶娘也不爱多碰我。

父皇最宠母妃，便也盛宠戚玉锦，连带着母妃对我的那份冷淡也加了几分。

更遑论惯会见人下菜碟的皇子、公主和奴才们了。

很小的时候我就拉着绢儿讲：「你瞧，你是布绢，我是罗衣，独她锦绣非常，所以咱俩才该是亲姐妹。」

她忙不迭摆手，说我是千金之躯，不该与她一个奴才相提并论。

再后来过了几年，有洒扫的奴才甚至敢在我寝殿前碎嘴，说我性子太孤僻了些，怪道不招人喜欢。我心说我这般孤僻，还不

是这起子宫中人闹的，什么人刚生下来就不一样呢。

若我与戚玉锦一样受万人宠爱长大，我能比她性子还好些。这般想的那年我快十一岁，关起门来我对绢儿愤愤道：「若母妃膝下只我一人，情势当会不同罢。」

绢儿向来老实没心眼，只是傻愣愣点点头，「若没有玉锦公主，云罗公主的处境是会好很多的。」

随口附和完她才发觉说错了，忙道并非故意说戚玉锦不是或说我现前不好。她补了许多话，唯独没提到点子上。

并非谁好谁不好，只是父皇与母妃一贯的偏宠罢了。人与人之间，最没道理可讲的，就是偏心。

原本以戚玉锦的恩宠，无论如何会在这皇城里帝妃身侧和乐终老的，嫁一个她能够自己选的喜欢的驸马，诞下的子孙必然也非富即贵。

可惜三年前，尚是雪漠国大皇子的左琮随使团前来商榷停战事宜，后花园里偏撞上了非要学民间女子扎秋千的戚玉锦。

我当时并不在场，后来听嚼舌根的宫女说，戚玉锦还邀请左琮一同玩乐，亲自推他荡秋千。后来荡太高给人推了出去，栽在花丛里甚至被枝杈划破了脸。

可左琮不仅未恼，看戚玉锦花容失色的样子还痴痴笑了。之后他便特意向人打听，知道了她是胥妃娘娘膝下的玉锦公主。

那会儿雪漠国兵强马壮，有鲸吞整个北境之心，打得我们观月国节节败退。眼看都快打到帝都明月城的边上了，父皇这才急忙遣送了降书议和。

不仅要送地送金银，还要送一位公主以结秦晋之好。于是左琮如何都指名要戚玉锦前往和亲。

父皇母妃如何割舍得了，以选良辰吉日为由拖到了转年入夏。左琮都登基做了雪漠国的新帝，发文来说再不嫁公主便兵戎相见，这才不得不定了和亲一事。

那时节江南岸的荔枝刚刚好，只是年年送进宫的珍品并不多，分到我手上的最多也只七八颗。哪怕在戚玉锦说她最爱吃荔枝时，我也小声附和了一句，永远是得不到她那一大白瓷盆的。

有时她赐给她的大宫女霜珑的，都要比分给我的多几颗，去年最为严重，比我多了堪堪五颗。

而霜珑还仗势欺人，正好送了五颗给绢儿，阴阳怪气道：「你家主子都未必能给你这么多罢。」

绢儿知我爱吃，傻傻地捧回来全部给我，恼羞成怒，我一把扫到了地上。可愣了半晌，我又去挨个捡了起来。

捡起来也不洗不擦，剥了皮沾着指尖的尘土一起往嘴里送。绢儿当时便哭了，我问她哭什么，她支支吾吾半天，只是反问我道：「那公主笑什么？」

我才知绢儿原是被我这模样吓哭的。

可这一年，送进母妃宫里的荔枝，全部都出现在了寝殿里。我一颗一颗剥着吃，当饭吃也吃不完。

父皇也亲自来看我，除了太子只带了我一个公主去弄雪阁避暑。

窗外洒进来的月光柔柔的，他那样慈眉善目的表情以前从未给予过我。

半晌，我听他缓缓笑道：「小云罗是何时出落得这般亭亭的？在父皇印象里，你还是静静站在桌边临书的模样，现在已比书案高出大半人去了。」

鼻尖一酸，我忙背过身去，仍旧只看窗外树梢上的月亮。

何时。我在你身边眼前一天天长大，你若问我何时，我当真不知如何回答。

戚玉锦寝殿里有块丈高的青玉屏，每年中秋夜，父皇母妃都会为她量身高后刻在那块屏上，我想父皇从不会好奇玉锦是何时长大的。

「云罗向来喜静话少，唯恐给父皇母妃添了烦忧。若能省心些，倒也是云罗的福分。」再转身，我带着往常怯生生的笑容，向父皇乖巧地行了一礼。

那是他第一次夸我好。从小到大，即便我读书、习礼、女工都做得比戚玉锦好，也从来换不来一句夸赞的。

那时候气不过，有一日我故意将凤凰绣成青雀交了上去，却只是被母妃随手放在了一旁。我哭着跑回寝殿，才知道比起被责骂，我更怕无论怎么做他们都表现得无关痛痒。

可我与他们嫡亲骨肉，竟果真就事事无关痛痒。

于是那晚在弄雪阁中，我抬眸问了父皇一个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是「云罗公主」敢问的问题：「父皇，若我为姐姐替名和亲，可也是好的？」

【三】

听到我愿主动替戚玉锦和亲后，我捕捉到了父皇眼中一闪而过的欣喜。只一瞬便也够了，之后那些冠冕堂皇说舍不得我的话，一个字都不能再教我热泪盈眶了。

其实都不必我问，他们这些日子待我这样好，必是有所图的。放眼当下，也不过就是戚玉锦和亲这一桩麻烦事。

于是我和亲的前一天只见了一个人，我的亲姐姐戚玉锦。

她啊，是那种一眼便能看穿的女子。是这明月城里满月的华光一样的人，万千宠爱滋养着长大，眼底一丁点暗影也没有。

我邀她来我寝殿了，她小时候缺玩伴倒时常来，后来见我反应总淡淡的，便也不常来了。她沿着圆桌坐下，咬着唇不敢看我，视线锁在荔枝果盘上。

我亲手为她剥了一颗，她缓慢接过，犹豫再三问我：「听闻，你是自愿的？」

「是，」我轻轻答道，看她慢慢喂进嘴里后又为她剥了一颗，「姐姐不必自责，能为父皇、母妃与姐姐分忧，也是云罗该做的。」

她第二颗便吃得快了些，如玉的芙蓉面上一双翦水秋瞳蓄满了眼泪，我见犹怜，「你一向是宫里最乖巧的小妹妹，我当真舍不得你。」

大抵只有戚玉锦嘴里的这句「舍不得」是真心的了。我一时五味杂陈，剥荔枝的手一顿，可终究还是递了过去，不由分说塞进她嘴里。

我想我当时听到了自己习惯性的假笑声，「我也舍不得姐姐的，只是姐姐向来怕冷，若真去了最北边的雪漠国，我反倒更舍不得了。姐姐莫要担心。」

她见我又剥了一颗荔枝给她，忙招呼我也吃。我注视着她，那张肤如凝脂的脸上带着的，是这冰凉深宫根本不该有的纯真神情。

我轻声道：「我并不爱吃的，也不知怎的母妃赏我这许多。刚好姐姐最爱吃，来了便多吃些。」

「是吗？」戚玉锦吃下荔枝，睁大了眼睛，里边倒映着背光而坐黑漆漆的我，像一团无血无肉的暗影，「怎会有人不爱吃荔枝呢？也罢了，免得你到了雪漠国想吃也没得吃了。」

她长叹一声，是在很认真地为我着想。

是啊，怎么会有人不爱吃荔枝。怎么会有人听不见别人就站在她身旁讲的话。

我漏了那么多的破绽，她一样都未察觉到。默念着「戚玉锦，你该当是蠢死的了」，我将最后一颗荔枝放进了她手心里。

一共五颗，当年你的奴才怎么给我的奴才的，我如今便也如何还你。

是寻来毒蛇虫鼠蚁的药，融了水泡在荔枝里。也只能是我要，那群御药房的奴才才能信竟有公主寝殿闹这些。我特意问过的，若人误食了该当如何。

一个奴才掐起一小包，说不足这些分量倒也罢，若足了便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的，最后得七窍流血而死。

戚玉锦在那天夜里开始止不住的腹痛，天亮时分我被带去问话时，透过珠帘我看到了她那张脸已然煞白无血色。不愧是戚玉锦，这副模样也是美人面。

太医说无力回天，最多拖一个半月。

是霜珑告发的，说前一日只在我殿里多吃了几颗荔枝。

我登时便跪下磕头，沉声道：「若父皇母妃有疑，便将云罗关押起来审理罢。只不过若误了和亲大事，致使雪漠国起兵再犯，云罗便罪该万死了。」

我没想到母妃会发了疯一样扑过来掐住我肩头。我抬头，对上她哭红了的眼，「那可是你亲姐姐！你再恨我与你父皇偏宠也

「不该下这个杀手！」

尽收了她眼中毫不掩饰的嫌恶与痛恨，出乎意料的我很想笑。

我不想再遮掩，转而看向那一国之君：「父皇，您待如何决断？」

一家之前先是一国，我看到他握紧的拳头举起又落，最终颓然放开，说让我抓紧乘轿辇出宫，莫要误了吉时。

母妃从身旁宫女头上抽出来一支雀钗戴在我头上，原本按旧制，该是她早早准备好的一支凤钗才是。我明白她的意思。

「我望你不得好死！」

和亲千里外，这是我听见我的母妃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北风卷地，白草尽折。我哭不出来，曾经太多的夜里我因为他们的偏心而哭湿了枕褥。

我只在想一件事儿，原来他们也知道自已偏宠。原来也知道我会记恨。

可因我只是区区一个无权无势受冷待的公主，便懒得照顾我那些委屈。连难得的敷衍也是为了戚玉锦的明媚人生。

坐在轿辇里，我轻轻整了整鲜红嫁衣。我想倘若车外随行的绢儿看到我的模样又该吓哭了。

因为一想到他们因我害死戚玉锦而余生痛苦，我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不得好死吗？如若伤害善良无辜的人便不得好死，那么不得好死的又何止我一人呢。

哪怕那时我并不明白，原来真有本该善终的人，会自己向十方地狱里跳。纵不得好死，也不退不悔。

【四】

那一路上我心里忐忑，与绢儿分析说，纵便知我不是戚玉锦，我以玉锦公主的身份嫁去他雪漠国做皇后，代表两国修好，左琮应当轻易也不能要我性命。父皇当时也该是如此考量，才让我替戚玉锦去和亲。

绢儿安慰我，说确是此理，兴许左琮还会善待我。帝王向来薄情，哪有那么多分明爱恨。

雪花鹅毛似的飘落，漠北的秋末已然和明月城的隆冬一般冷了。我紧了紧大氅，掀起一角车帘，瞥向绢儿道：「你究竟是胆子大还是胆子小呢？你明知道戚玉锦是我害死的，你怎的不怕我呢？」

车窗外绢儿侧过头看我，我被她眼中的怜悯撼动，「只有绢儿知道公主有多可怜。哪怕杀了人，公主仍旧很可怜不是吗？」

若非她补了一句如今要来这荒凉北境和亲很可怜，我该惊于她能看穿我的心了。是很可怜，害对了人才是洗雪前耻，但我又

不能杀父弑母。

我突然认真思考起这桩事。也许并非是不想杀害亲生父母，只是觉得比起守卫松散的蠢人戚玉锦，一国之君与后宫之妃太难下手罢了。

之后我便被打入了冷宫。

再之后便传来了消息，考虑到我此时身份特殊，观月国传信说是「云罗公主」病逝了。

兴许于父皇母妃而言确是如此，那个安静怯懦的云罗，早死在了亲手毒死姐姐的夜里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左琮，磅礴大雪里他只站在门口，问我死掉的云罗公主是否就是戚玉锦。

他穿着一身火红的大氅，站在雪地里像一丛高扬起的焰火。

我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是点了点头道：「我离宫时她便卧病在床了，怕耽误了和亲，这才临时换了我来。」

「戚云罗，你可知孤宁可接到一具戚玉锦的尸体，也不想看到你来。」

原来这种话从一个陌生人嘴里说出来，也很刺耳。

我伏下身行礼，冷宫的地砖冰凉渗骨，我竭力把「滚」说得好听一些：「冷宫寒凉，皇上若无他事便快离去罢。若着了寒气伤了龙体，臣妾便万死难辞其咎了。」

许是从没有冷宫的妃子会反过来赶皇帝走，他看了我好几眼才一拂衣袖转身离去。

一去便是三年再未见过。

原本我以为我会就此老死冷宫时，总管大太监李昕来传旨，说左琮放我回皇后所居的朝晖宫。从此统管后宫诸事，好好做他的皇后。

我将身上最贵重的一对镶金玉镯的一只塞给了李昕，向他打听发生了什么。

他不动声色收下，小声向我透露，说是我父皇又送了一位公主来给左琮做妃子。昨晚才送到左琮的枕边，今早就有了放我回宫的旨意。

来的是戚静姝，算起来她母妃还是我母妃的亲妹妹。我离宫时她不过十二三岁，稀薄印象里是个眉尾上挑看着很机敏的美人胚子。

我又将另一只塞给李昕，他明白我的用意，又补了几句：「姝妃娘娘也从观月国而来，方到便说记挂皇后娘娘。皇上也是想着二位娘娘原本便是姐妹，如此也能一起做个伴。」

记挂的该不是我，应是我这皇后之位了。左琮也非是让我们作伴，他的后宫妃嫔不多，出身特殊些的只我与戚静姝两人，他是想让我们互相制衡罢了。

踏进朝晖宫时正是傍晚，我站在最高的台阶上，回眸刚好看见最后一抹绮霞从朱红宫墙上落下去。有陌生的宫女内监乌泱泱跪了一院，齐声说着「恭迎皇后娘娘回宫」。

回宫吗？我曾觉得我在明月宫里住的那个小院子是我的家，如今寒山城里住了三年的冷宫似乎也有些像家。再就只剩这朝晖宫，可我一夜未曾宿过，这里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。

其实也并无不同。

仿佛我在观月国便有什么亲近的人一样。

正这么想着，倒见着一张见过的脸从宫门外出现。戚静姝向我施施然行礼，三年未见，美得越发凌厉了，「嫔妾拜见皇后姐姐。」

【五】

绢儿为我倒了杯热茶，见我仍站在大殿外，便端着茶盘走了出来。我握住绢儿的腕子，顺手将茶盘推向戚静姝，「妹妹快喝茶。」

我与她最后一次在明月城相见时，她跟随她母妃前来，那会儿的我笨拙地想讨好所有人，抢着宫女的活递茶给她。

她那时的表情和此时如出一辙，都是惊异的深处藏着鄙薄，「姐姐如今贵为皇后，岂能为妹妹递茶。」

戚静姝顺势上前来挽我踏入殿内，小宫女正准备点灯。一片幽暗里，她凑近我直言不讳：「姐姐，静姝瞧着你仍旧是老样

子。可那么乖巧娴静的一个小公主，是怎么下手杀自己亲姐姐的呢？」

我呼吸一滞，震惊抬眸。我很不喜欢与人对视，因为太多人看我时，眼里不是轻蔑便是冷漠。可难得的是，戚静姝眼里大多是抓住我把柄的得意。

我的手在阔袖下不自觉攥紧，我只问道：「你告诉皇上了？」

她眼里的得意立即消去大半，向后靠在椅背上，趁喝茶调整语气，「是说了，可皇上朝政繁忙，哪多心管这些后宫闲事。」

左琮知道了戚玉锦是我杀的，可他非但没来要我的命，反倒将我从冷宫放了出来。我松了拳，伸出手去剥桌上的橘子。

「是我母妃告诉你的这件事？」冰凉的果肉入口，我莫名想起那一大盘荔枝。于是分了几瓣给她。

戚静姝眸光闪动，反问我：「若非知情人所讲，此事谁又敢信呢？」

我不再注视她，视线飘向门边的一盏八角宫灯，薄纱罩里暖黄的烛火劈啪作响，「你可知我是怎么要了戚玉锦命的？」

戚静姝显然并不知晓，瞪圆的眼里故作淡然傲慢，实则底里布满疑惑与惶恐。她和当时的戚玉锦一样，想也不想地吃下了我给她的橘子。

「就像你现在这样，」我转过头，又凝视起她，这一回我迎光而坐，终于看见了她眸子里倒映着的我，原是一张文秀的脸上

带着怯生的笑，像一棵谁都能砍断的老树，「一点儿都不怕我在吃食里藏毒药。」

她当时便扑倒在地狂呕起来，再不顾一宫主妃的端庄与颜面。失态半晌她才意识到什么，忙扶着宫婢站起身，她想责备我耍她：「姐姐你——」

「这是什么地方？」我截断她的话，徐徐喝一口茶。

她憋红了脸不说话，绢儿替她回道：「雪漠国，寒山城，皇后宫。」

我微微抬头，瞥了戚静姝一眼，「明月城里，我是你姐姐不错。可这里，本宫是皇后。天色已晚，本宫要歇下了，姝妃便回宫去罢。」

我一挥衣袖，惯会看人眼色的内监忙上前要为戚静姝引路。

不必去看，我自知她从此看我的眼神里，已不会再有轻鄙。也许带着惊慌，甚至带着厌恶，但她只能将身子伏得低低的向我行礼：「是，皇后娘娘。」

朔风呼啸，夜色吞噬戚静姝一行的人影。这是我头一次兴致盎然地看人的背影，想象暗里蹿出一头野兽，一口咬掉人的脑袋。

大股的血从脖颈上的断口处喷涌而出，将整个朝晖宫的院子都染成猩红色.....

戚静姝走后，绢儿兴高采烈为我斟茶，言说同样断线风筝似的离家千里，谁也再别踩着谁了。她为我布菜，又叹说终于不用再热残羹剩饭了。

绢儿高兴极了，我极少在她脸上见到那样生动的神情。但我却并没有多想笑，仿佛心里有个无底洞，扔再多东西进去，也不觉填补了什么。

她为我整理床褥时甚至哼起了一首观月国的小调，我这才好奇问她：「绢儿，你从八岁起便入宫跟在我身边，本是哪里人？」

「回公主，我是打江南邀月城来的，那边冬天开腊梅花，可好了呢。」

我凝望着她打理褥子的背影，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过了身子。面朝摆满琳琅玉器的楠木架，我看到了自己头戴凤冠的影子。

「绢儿，那本宫是哪里人呢？」

「公主自是帝都明月城的公主了……」

不知何时阴起的天，簌簌落下夜雪，那是我头一回挂着虚浮的假笑冲绢儿说话，「错了，本宫是北境雪漠国的皇后。」

她被我盯着，脸上天真的笑意一丝丝褪去。她那神情，很像看我笑着捡地上的荔枝吃时的模样，通红着眼就要哭出来。

绢儿最后和戚静姝一样，身子伏到最低，颤着嗓音向我行礼：「皇后娘娘，请就寝。」

「这么早便要就寝？」

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倏尔从远处传来。我转过身，看到大殿外一抹焰火似的身影，正踏着一地碎琼阔步向我而来。

是左琮。

是三年未见，竟然还瞎了只眼睛的左琮。

【六】

难得看清他正脸，狭长的眉眼瘦削的面骨，挺立的鼻梁下是一张唇瓣偏厚的嘴。算得上冷眉冷眼的好看，可惜戴着只眼罩便都无用了。

绢儿斟茶给左琮，他一边饮一边问我：「你是怎么弄死戚玉锦的？」

我等他咽下一口茶后气定神闲地答道：「回皇上，臣妾是在吃食里下了毒弄死的亲姐姐。」

他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，冷笑着嘲讽，「你杀人的手段实在不高明。」

「好在被杀的人够蠢，」我心里蓦地腾起几分火气，想不明白一国之君怎的说话总是如此刻薄，「皇上倒是过虑了。」

左琮突然靠近我，桌上的烛火在他独留的眼中映出芝麻粒大的光点，「听姝妃说，戚玉锦死的时候七窍流血，消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白骨，还念过你的名字呢——」

他一手钳起我下巴，逼我直视他，故意哑着声音装作快断气似的唤我：「云罗。」

「不得不说，皇上这死人嗓学得真像，」我回视他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「她从不爱叫我的名字，谁都不大记得我的名字。父皇母妃真是残忍，明知她活不了，还要她生不如死地拖半个月，下葬的时候都没个美人的模样了。」

风雪拍打窗棂。漠北的风声很响，穿过朝晖宫背靠着的小山，连檐角数十个宫铃齐动的声音都能盖过去。

便是在这样的浩荡风雪声里，左琮蓦地前倾了身子，吻住了我的唇。胡荏刺人，陌生的气息将我整个裹挟。

阖宫奴才回避，左琮抱起我走向锦榻，绢儿忙将珠帘解落。

他力气远比我大，我下意识的那点反抗被他轻易制住。疼痛袭遍全身时他稍停歇，伏在我耳边调笑：「云罗，你的眉毛要打成死结了。」

我闭上眼，疼得宁可一死，索性口出狂言：「那我真想把这死结打在喉咙口，免得吐出来！」

未曾想到他不打不骂，竟喘着粗气笑了，「那孤倒要看看你今晚究竟会不会吐出来……」

一夜如梦荒诞。

还是左琮去上朝了之后绢儿才来和我讲，说看我身上好几处又青又紫的，连嘴唇上被咬破的口子都还沁着血丝。

我舔了舔伤口，有几分神情恍惚。不知怎的，虽然绢儿在一旁带着哭腔说怕是左琮因为戚玉锦的事在折磨我，但我却并不觉得害怕。

因为比起明月宫，这里只有左琮一个人敢折磨我不是吗？而且非是不痛不痒，我让他恨到想将我扯碎了咽下去。

真是有趣儿。我又奇怪地笑了，这一回绢儿没哭，只是慌忙地避开，借着传膳之由不敢多看。

除开国事繁忙的日子，他每夜都宿在我这里。

我不爱同他讲话，也只在他冷嘲热讽到我实在忍不住时反驳几句，于是他掐住我腕子的手会更用几分力，第二天必然一圈紫青。

不得已，我命奴才给我特制了一对宽边的金镯遮掩，是夜便被左琮一把撸下扔在地上。叮叮当当，撞到桌边才停下。

「你瞧，」他把我的手腕拽到我眼前，笑得像我看过的某本杂书里咧着嘴的小鬼，「你姐姐死的时候，浑身便是这样紫青紫青的。你难道没梦到过她向你索命吗？」

实在无语。

我夜里觉很浅，从来都是刚梦到什么便会惊醒。尤其漠北夜风声响，我未曾做过一个囫圇的梦，于是无奈道：「皇上，您若就想看臣妾吓哭一场，便下道旨意，臣妾哭给您看便是了。」

他的笑声停止了，可是嘴角却咧得更高了些。更像那书里小鬼的画像了。

很突然的，左琮扯掉了自己的眼罩。常年不见光，眼罩下一片较其他地方白嫩许多，原本是眼睛的地方一道丑陋的伤疤，他故意伸手挑起上眼皮，我俩离得很近，我一眼便看到眼皮下空洞的眼窝。

薄薄皮肤下血脉纵横，像沁着血的幽暗阴湿的一方泥沼。我注视着，有几分出神。

他问我在想什么，不得说谎。

我难得觉得自己有几分残忍，我伸出食指，几乎要戳进他空洞的眼窝。

他并不避闪，听我缓慢地说道：「臣妾在想，若臣妾找根削尖的树枝从这里戳进去，会不会和串糖葫芦一样，串过皇上的脑袋。」

他坐起身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我因此注意到他脸上与耳旁被眼罩的系带勒出的印子，这让我想起五国的史书里，好几个因相貌身体有缺便被不予考虑立储的皇子。

不知他眼珠子几时被剜掉的。三年前他尚未被立为太子，而那时雪漠国的老皇帝重病在床命悬一线，垂帘听政的老皇后虽是他生母，但也应当更属意小儿子左琨。

左琮后来能坐上皇位，该当是扩张北境几年的战功换来的罢。

「你又在想什么？」他又伏下身来，如往常一样凝视着我，想要将我看穿。

我活动着疼痛的手腕，回答道：「皇上也该这样吓吓姝妃，她哭起来可比臣妾赏心悦目多了。」

他低下头，微热的唇紧贴着我耳畔，喉头滚动，「你又在骂孤滚了……」

风雪猛地拍响窗棂时，我心底某处仿佛也剧烈地响动了一下。这人好懂我。

不知怎的，我突然记起明月城除夕夜漫山头炸起的烟花。小院被映得如同白昼，连上元节的月亮都被夺了光辉。

我曾对着绢儿说，如果人的命也能和这烟花似的就好了。一瞬灿烂，然后挫骨扬灰。

绢儿吓得来捂我的嘴，说万一被有心的听去告诉父皇与母妃，我会被责罚的。我笑着扯开她的手，我说他们才不会责罚我。

所以有些突兀的，我头一次主动环抱住左琮宽阔的肩背，「皇上，能命人在后山上放几盏灯吗？挂得高高的，和月亮一样高。」

他简短地回了句「好」，带着从未有过的几分温柔。

我蓦地就有些反胃。为什么所有的和善，都得我讨好着才能得到。

这都是为什么呢。

【七】

戚静姝忍不住来找我的时候，左琮命人为我挂在梢头的灯，大大小小已有上百个了。若要全数点亮，每日都需十来个宫人在天黑前两个时辰上山，还得彻夜守着，以免风过大了吹掉后砸碎灯罩，起火烧了山。

即便是正月里四处红火，我的朝晖宫仍旧是最热闹瞩目的一处。

戚静姝说起今年四月初选秀的事，我方知她此行的用意是争不到宠便想提前拉拢我。我端详了她一会儿，不过几个月，她眉眼间的那份凌厉劲儿便锐减了。

「你不会真听信了明月宫里那起子人的话，以为来到这里就能轻轻松松捡个皇后做了罢？不会罢？」我已是忍住浓烈的嘲讽发问，亏得我早前还忌惮她。

「我又如何选，不来漠北便要嫁那个死过一任夫人的劳什子镇西将军，听闻他夫人好像还是被他打死的，换作是你，你当如何？」戚静姝在我面前哭哭啼啼起来，何尝有上一次来时的嚣张气焰。

靠嫁女儿以安内外，活该被敌军打到帝都的城门口。

「若换作是本宫，也会来这漠北试试运气，」我端起热茶徐徐饮之，水汽氤氲，后山上的灯已开始接连亮起，「若勾引不到

帝王，也只能和还算血亲的皇后打好交道。但后宫这种吃人不吐骨的地方，要想表忠心，少说也要承诺若育有皇子便送予皇后抚养长大，以期将来若立储君，能待皇后如生身母亲。」

戚静姝盯着我，已不知该作何言语。她眼中是有着明显的不可置信与失望无助的。

我觉得十分可笑，便忍不住笑了一声，「你从没真心拿本宫当过亲姐姐，凭什么妄图本宫拿你当亲妹妹照拂？」

我转头看她，在想是不是和戚玉锦一样，只要养尊处优惯了人就会变蠢，「醒醒罢，你现在寒山城。内里没有你母妃父皇疼宠，外边没有朝臣外戚相护，这里你只认得本宫。」

「当然了，」我命人将临山的窗前的屏风取开，满山的灯火将整个朝晖宫辉映得如同夏里的白昼，我望着那星星点点的光，在想象山火蔓延后将一切烧成灰烬的样子，「你也可以去见见旁的人。」

沉默久久。

「何必再见谁，那些代价焉知嫔妾能否承担得起，」戚静姝起身，眼底最后一丝傲慢熄灭，她在我面前跪地行大礼，「从此便仰仗皇后娘娘庇护了。」

「咚」的一声，我内心不免感叹，这额头触地的声音真脆。

终究是我最先有了身孕。大太监李昕亲自挑了最会伺候孕妇的嬷嬷和宫女来，一边道喜一边说，他前后侍奉过三位帝王，还

未见过如此专宠的。

说来确是如此，左琮的后宫，自我之下没有贵妃，算戚静姝在内妃位也只有三人，再往下一只手也能数得清，而他登基四年了，我怀的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。

我调笑道：「莫不是皇上厌恶女子？」

李昕看了我一眼，虽然说着「娘娘说笑了」，面上竟带着几分认真的意味。

这引发我的好奇，我接着又道：「莫不是皇上也曾给哪位妃嫔看了他眼睛，吓哭了人家，所以他便不爱来后宫了？」

「皇上给娘娘看过那只眼睛？」李昕颇有些震惊地看向我，旋即又笑开，「也不曾有此事。新帝登基诸事繁忙，才耽搁了这几年罢了。」

这说辞他知我不会信，我也知再怎么问他也不会讲实话，便不再多言。倒是有位曾伺候过已故肖太后的若盈姑姑肯与我讲些旧事。

她说起先帝要立储的那段日子，左琮的眼睛已很不好了，原本以肖国公为首，满朝文武是属意于左琨。

结果那阵子刚巧春猎，左琮带着左琨进了深山，再出来的时候左琨被野兽咬得血肉模糊，最后截了两条腿和一只胳膊才勉强留下性命。唇齿也伤得很重，连话都讲不清楚了。

那会儿皇后肖氏垂帘，肖氏一族外戚权倾朝野，又不可能拥立其他嫔妃膝下的皇子，实在无法，最终只得选了左琮继位。

「满朝文武对新帝独眼皆为不满，全凭肖氏一族的权势和新帝在军中的威望罢了，」若盈姑姑说着，转头帮我整了整小腹上的衣衫，「好在如今娘娘有了身孕，能寄希望于后人了。」

我眨巴眼睛，摆出了我曾在明月宫里的那副木讷笑容。我对她说，我在这寒山城无亲无故，帝王又喜怒难测，只能靠他们多照顾了。

我还说，偏巧要选秀了，我又有了身孕，届时莺莺燕燕入了宫，真怕我这朝晖宫再留不住皇帝。

若盈姑姑笑着，是那种早看惯了宫妃的患得患失的眼神，「娘娘，这后宫之中，从来都是母凭子贵。您是皇后，若育有皇子，将来必能立为太子，贤德公正不惹皇上厌烦足矣。」

我乖巧点点头，做足了好好听话的模样。是夜绢儿陪我看窗外的月色灯山，很久未提过明月宫的她对我说起了一桩旧事。

「若盈姑姑说得真是对极了，母凭子贵才是对妃嫔而言最重要的。若非那年所有人都在说胥妃娘娘二胎怀的必是位小皇子，娘娘何须受这么多年委屈。」

我震惊地看向她，绢儿只望着山上的灯火，并未发觉我的异常。她自顾自在回忆过往的一些事情。

是一些足以全盘否定我在明月宫里十几载努力的旧事，让我明白原来并非是因为我毒杀了戚玉锦母妃才想让我死的。我一早就该死了，在我打碎了她的皇太后梦的那一刻。

【八】

观月国正宫皇后无所出，当今的太子其实是一个贵妃所生的。我只知当年母妃生我时伤了根本从此不能再生育，并不知原来还会有这么一出。

她是隆恩在身的宠妃，娘家也是当朝一品大员，找了许多有名的神医都说是皇子无疑，一切越有可能，她便期待越重。因此发现我只是个平平之姿的女儿时，失望才会那样深。

后宫从来都是母凭子贵。我让她的权势荣华霎时走到了尽头，所以她纵恨不起来我，也不会再给我应有的爱。

但凡可以，她或会将我扔给任何一个人。

「绢儿你说，他们究竟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还是因为这宫墙深深才变了的？」

究竟为何个个一张无瑕的倾国倾城貌，内里却都是是蛇蝎的噬人噬骨心。

绢儿正想回答我的时候，左琮来了。

左琮问我，寝殿内整夜通明，可能睡得好？我说我并不怕亮，若他怕亮光，便将山水画屏挡在一侧。

因我有了身孕，他便静静睡在我身旁，轻轻环抱着我。我抬眸，只看得见他的喉结。

其实我有很多好奇的事想问他，可打心底并不相信他。也并不想万一得到了真心话，我反倒无言以对。

心事重重入眠，那晚做了我人生里的第一场噩梦。我梦见的应当是左琨，因为没见过他，所以梦里是一张模糊的极像左琮的脸。

我梦见他坠马误入了一个幽深的泥潭。极暗的紫红色藤条满布，他一脚踩进去会冒出黑红色的泥水来。远远看像左琮瞎了的那只眼窝。

他陷在了里边，我一会儿似是旁观者在看他挣扎，一会儿又似是我自己站在那泥潭里挣扎。很一会儿，一旁的丛草突然翕动，一只野兽猛地扑了上来。

那野兽只顾着撕咬左琨。我旁观着，有几分想跑，又有几分想救人。正当我踟蹰时，那野兽忽然扭头看向我，竟是张人面脸。

是临行那日，母妃撕心裂肺扑向我时的脸。

「云罗……云罗！」

我被左琮叫醒时，额上已冒了一层冷汗。

山灯辉映，映着那张脸上几分奚落的笑意。

他问我：「你不是从没什么怕的吗？梦到了什么吓成这样？可是你姐姐来找你索命了？」

「我梦到了我母妃，应是她想来找我索命。」我还算如实地回答，被褥下我的手极轻地攥住了左琮亶衣的衣角。

许多年后我偶尔会想起这一幕，如若我攥住的是他的手，或攥住他衣角的动作再明显一些，会否有什么不同。

可当时，左琮只是如常轻蔑地一笑，他对我说：「有时候真想知道若你能体验一下戚玉锦的人生该当如何。至少若戚玉锦杀了戚云罗，她的父皇与母妃必不会想要她偿命。」

无论是否出于调侃，都令我想张口咬断他的脖子。我彻底松开了手，收回来覆在我的小腹上。

从那之后，我再未主动碰过左琮一次。哪怕绢儿告诉我说，选秀入宫的一位宁嫔，是肖氏一族目下最出挑的小姐，将来定是与我要有好一场龙争虎斗的，要我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住帝王心。

都这么多年了，我一面感叹一面又惊奇，为何绢儿永远都能保住那份天真的傻气。人心人情要留不难，可这么深的宫墙里，哪还有「人」呢。

全都是梦里那只人面兽罢了。

所以打第一眼见宁嫔，我就知道，这困兽的牢笼里，无非又多了极为凶猛的一只罢了。

【九】

初见宁嫔时，是新人入宫的大典，左琮也在。

她搭话最是与众不同：「小时候只顾着叫皇上『表哥』，这几年在府上聊起皇后娘娘也会私下妄言一句『表嫂』，如今竟是要姐妹相称了。」

肖宁的眉眼和左琮有些相似，是狭长的，像一只刁蛮的小狐狸，性子里粗犷的部分与我曾想象过的雪漠人一样。

左琮替她向我讨饶：「这丫头在国公府被人宠坏了，口无遮拦的，皇后莫见怪。」

我凝视着左琮眼里的笑意，摇摇头，只顾笑着。

原还以为左琮和我一样，在这宫墙深处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。原来还是有些姐姐妹妹的，因非关夺嫡，便相处得很好。

左琮离去后，肖宁一直拉着我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情。诸如一起爬过哪个宫楼，打碎了先帝的什么宝贝，在哪栽了株沙柳，又合伙作弄过某个兄弟姐妹。

「那琨王爷呢？你们关系也很好吗？」我冷不丁问，便也捉到了她眼中来不及藏的惊恐与憎恶，「本宫往年都在冷宫过，今年回来了，除夕宴却不曾见他，你可知他近况如何？」

「如旧罢了，小时候还常一起玩耍，大些后父亲便不准我再与兄弟厮混了，这几年一直待在府中，偶尔进宫见见皇上表

哥。」她滴水不漏地回答，转而聊起我怀胎的事，从此再未提及过左琨。

按若盈姑姑的话来讲，左琨小左琮五岁，兄弟自幼和睦友爱，纵使现今残废了也不该是阖宫讳莫如深的一个名字。

除非，左琮和我一样，亲手害了自己的嫡亲手足。

有治国治才名正言顺的大太子，只因伤了仪容便要被无甚才名的弟弟抢了储君之位，凡有些血性都不可容忍。

想到他会是和我一类的人，我心底藏着的一面鼓又擂了起来。

是兴奋和雀跃，是惊叹于这世间还有和我一样可怜又卑劣的人。以及那么点很新鲜的心动。

人群散去，我于正抽芽的老柳前静立，问绢儿，她有没有对什么人真心的好过。

「进宫前待父母，进宫后待主子。」如是他人，我会觉着虚伪，可绢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木讷，实在，跟着谁便一心一意为谁好。

我便又问她：「那你自己呢？只顾待别人好，不想别人也待你好？你怕不怕别人恩将仇报？」

绢儿很认真地想了想，才回我：「也会想，也会怕。可我这身份，也没得强求。」

初夏的风静静的，夜里我终于能睡得安稳几分了，又因怀孕开始了痛苦的孕吐。有些意外的是，纵使新人入宫，左琮也只是很偶尔的会去宁嫔宫里，但绝大部分日子都会在我宫中守着。

甚至在书阁多加了几排书架，处理完朝臣的公务便来朝晖宫批阅奏折，按李昕调侃的话便是：「等娘娘诞下小皇子或小公主，皇上再回御书房，那案上都得落巴掌厚的灰了。」

有时看他伏案批注的认真模样我会有几分恍惚，暖黄的光将他原本分明的棱角柔化，侧过的脸刚好露出好着的那只眼睛，我猜想他少年时该当就是这个安静模样。

他们究竟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还是因为这宫墙深深才变了的？

我倏尔想到自己曾问过绢儿的这个问题，只是未及细思，便被左琮突然问道：「云罗，你对孤扩张北境有何看法？」

见我满面的茫然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：「听闻你们观月国的公主自幼读史书文章，想听听你如何看待。不必慌张，想什么便说什么。」

虽是和亲之名，可我向来对和亲之事嗤之以鼻。还有什么红颜祸水，本就是男人们争抢的天下，或胜或败便拉女人来代罪，实在厚颜无耻。

所以我并不怕讲了什么让左琮又想起兵攻打观月国，便直言道：「雪漠国虽幅员辽阔，可地处漠北，不宜耕作。农事向来是雪漠国的短处，若能占领土地肥沃些的观月国边境十六城，

确是大大有益的。也不必再往南了，一来深入腹地长久易生变，二来距离遥远损耗的兵力也过大了。」

我说这话时，仍旧低头绣着给小娃娃穿的一件小肚兜，觉察到殿中太过安静时才抬头去看左琮。

一回眸，便对上他眼里前所未有的熠熠光彩。

「云罗。」他唤了一声我的名字。

过了半晌，他笑了一下，我以为他会讲什么，张口却又是句：「云罗……」

左琮看着我笑了一会儿，才又低头专注于手中的奏章。明明只是叫了两声我的名字，可不知怎的，我仿佛听见了千言万语。皆藏匿于他被烛光拉长的影子里。

晚风寂寂，我头一次觉得屋外的檐铃那么响，后山的灯海那般明亮。

以及他的笑容，那样清晰俊俏。

【十】

中秋过后，我的身子越发沉重了，肚子浑圆隆起，看过的太医都说是怀了二胎。我在左琮怀里痛苦地皱眉，曾经看过明月宫的妃子生育，一个就够往鬼门关走一遭了，两个该当如何受罪。

于是我对左琮说，若是难产，便要了我的命，然后把肚皮剖开把孩子取出来，他自养孩子去，我也舒服些。

一旁的绢儿吓得惊呼了一声，左琮作势便捂我的嘴，「等你生养后好了，孤一定治你今日失言之罪。」

孩子是足月生的，

那天下着极盛的雪，一人粗的松柏都被风雪压折悬在山腰上。疼痛蔓延过全身，我挣扎间透过画屏看见了几张模糊而熟悉的脸。

肖宁已晋升了宁妃，她目不斜视吃着茶，只有戚静姝一个劲儿探头向我这里看。其他的妃嫔各自坐着，有的觑着皇上，有的局促不安。

那天折腾到了深夜，果然是双胞胎，第一个是个小公主，第二个被若盈姑姑抱到我眼前，我只听她说了句「恭喜娘娘，诞下龙凤胎」后，便彻底昏厥了过去。

那是我有印象的第二场梦。梦里是我很小的时候，父皇与母妃牵着我的手，将我扶上榴花台，我穿着比榴花还要鲜艳的彩裙跳舞，他们夸我是这明月宫里最美最好的小公主。

天旋地转间，又梦到了我穿着嫁衣踏进朝晖宫，左琮与我行雪漠国至高的帝后之礼，对我十分敬重，他说给我听的第一句话是：「皇后有礼了。」

醒来已是天翻地覆。

左琮守在我榻边，忙问我身子如何。我只觉疼痛乏力，想来五马分尸也不过这般。我说想看看孩子，左琮一顿，我看到他逆着光微低下头。

若盈姑姑抱着小公主先走来给我瞧，还是李昕代为传话：「快命奶娘将小皇子从蕙若宫抱来给皇后娘娘看看。」

心下一顿，我正轻抚小女儿脸颊的手停在半空，我转头去看左琮，他的头更低了些。

「皇后辛苦，为孤诞下长子与长女。孤为小皇子取名『晏』。」

左琮的声音很轻，那是我头一次见他气焰全无。他将我的手拉过去包在手里，我才发觉他两只手的手心都沁满了冷汗，「小公主取名『清河』。」

「河清海晏，」我挣扎半坐起身，他知我想看他的眼睛，便故意侧过头，留给我那遮着眼罩的半张冰冷的脸，「所以将我连脸都没看清的刚出生的小儿子，就这么送给了宁妃？」

蕙若宫的主事娘娘，正是肖宁。

「皇后……」他终于肯转过来看我，那眉头蹙成了死结，我在等他一个解释，可他只是接着说了句「不得无礼」。

我瞬间便汗毛耸立，想来我是气极了，便倾下身子在他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。我想咬下一块肉来，可终究没有力气。

他没有推开我，任凭我发了疯一样，口中含着血，脸上挂着泪。他脸上写着的容忍和怜悯，几乎将我最后的尊严踩碎。

阿晏被抱来时，大殿里一片死寂。看到孩子熟睡了面孔，我忽然就想到了梦里被野兽撕咬成血人的左琨。他顶着一张和左琮相似的脸，一双明亮的眼睛倒映着天光和云影。

我嚎啕大哭，吓醒了阿晏，他在襁褓里也跟着我哭了起来。左琮命人将阿晏抱回蕙若宫去，我忍下十万分想将孩子抢来的念头，死死瞪向左琮。

「他才刚出生，皇上也太残忍了。」

纵知生于这深深宫墙里，将来免不得为权为势一场腥风血雨，可这般小便让他如同一枚棋子在别人膝下将养，实在残忍。明明自己的生母就在一墙之隔的宫殿里。

更何况若等我醒来商量，难保我不会出于理解妥协。可他高高在上，根本不曾理会我的感受。

左琮回视我，眼里的容忍已褪去了几分，「后宫是孤的后宫，纵让其他妃子养在身旁，孤还能保全不了他？」

「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保全不了，何况一个无力自保的襁褓婴儿！」我声嘶力竭吼出这句话，我看到他眼中的震惊与受伤将容忍全数浇灭。

「云罗公主，」他亦红了眼眶，一字一顿要诛我的心，「你又有何资格与孤说这些？你在明月城里都如蝼蚁一般，何况现

在寒山城！没了孤的庇护，你连蝼蚁都不如，明白吗？」

时光似乎瞬间倒回他将我从冷宫放出来的那段日子。他居高临下攥住我的腕子，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，蝼蚁也好玩物也罢，从偏见到轻鄙，从没任何人将我当做一个「人」对待。

真是可笑，我甚至曾有那么些期许。

期许左琮给我的那点真心，能填满我心底的创口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能发出芽开出花来。很可惜，那种子就此烂在了地底。

【十一】

「若这是皇上不声不响便将阿晏送给宁妃的缘由，那臣妾便明白了。」我擦了擦眼泪，连带着许多心绪擦掉，挣扎着起身下跪行礼。

我对左琮说，这几日他为我生育之事操劳过多，还请他回去处理政务，不要耽误国家大事。

我抢在他辩白前赶人：「臣妾恭送皇上。」

算来，这是我第三次让他滚了。

他扶我起身，我的视线始终锁在他明黄的衣角上。最后只听得一声重重的叹息，然后便是脚步声渐行渐远，消失在了宫门外。

那是我过最冷的一个年，哪怕左琮如旧陪在我宫中守岁，哪怕他特意命乳娘将阿晏带来过完初三才带走。

可烟花升空，山灯尽明，再灿烂都不能如旧了。

没想到肖宁会主动来看望我。

初春的腊梅开得正好，她只带了一个丫鬟并一个白玉瓷瓶来。她让绢儿折几枝养在这瓶子里，放在窗边，能开好一阵的。

她未多绕弯子，凑近我直言：「皇后娘娘，您无须如此记恨嫔妾，也无须怕嫔妾待大皇子不好。」

我看向她，这一刻我是嫉妒她的，为着她那份我从未有过的十足底气。

我亦直言不讳道：「我未曾记恨过你，宫墙深深，哪有个能做自己主的。我现下也不怕什么，要怕也得是你育有皇子成年之后了。」

肖宁眨了眨眼，那双狐狸眼笑起来带着天然的媚，拿戚玉锦来比，也要失了光彩的。她并不藏起她的赞赏，说我看着木讷胆小，其实心思很通透。

她让我何时都不必怕。我不解，看美人悠然玩弄自己的指甲，「皇上不敢让我肖家出身的女人怀胎，所以往我寝宫里的熏香加了使人不育的香料，当我不知道呢。」

不知怎的，那一瞬我想起左琮的脸，他说无论如何会保全阿晏。我不敢推测这里边有几分是他对我的私心。

我问她既然知道，为何不闹起来，那时我不懂肖宁脸上诡异的笑容。她并未解释，只是又说了一遍：「只要皇后娘娘不再因

嫔妾担忧便好。嫔妾会好好抚养大皇子的，倾尽我肖氏全力，辅佐他入主东宫，将来登基称帝。」

我下意识去捂她的嘴，这宫里处处隔墙有耳，左琮才不过而立之年便讨论新帝，实在令人心惊。没想到这小狐狸一笑，反握住我的手，满目的了然。

她是吃准了我已相信她了，现下已开始不自觉护起她来了。毕竟于情于理，我也不得不护着她。

肖宁一走绢儿便忧心忡忡对我说，不知这宁妃打的什么主意，抢了儿子便罢还要我也乖乖听话。我看向那瓶腊梅花，四下里白雪皑皑，唯独枝头的梅花鲜红耀眼。

就和肖宁似的，总是这寒山城最夺目的一朵。

我回绢儿道：「她特地来讲，便是顾念着我。承了这份情，将来可是要还的。」

虽目下不知肖宁在做什么打算，但能推测出我对她而言尚有利用价值。不然以肖家权倾朝野之势，肖宁无论如何都不必将我放在眼里。

许是肖宁给我吃了颗定心丸，我待左琮较先前温和了许多。夜里他试探着从身后抱我时，我再未闪躲。

于是他更抱紧了我，有力的臂弯环住我，鼻息扑在我耳畔，他问我：「不恨孤了？」

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：「我不曾恨过你，宫墙里的脏事，我不比你见得少。只是有些怕罢了，皇上该明白的。」

「孤明白，」他轻轻笑了一下，「还没人那般扯着孤的伤疤骂过孤呢，可见你连死都不怕。所以不曾见你怕过什么，就觉得很新奇，终究骨肉至亲，你也不免俗。」

「一码归一码，那日气疯了掀皇上的旧伤，是我不是，」我转过身子，与他面对着面，心对着心，不知透亮的是月光还是山上的烛光，「也不是失礼，而是我伤了你的心。」

我凝视着他的眼睛，自从那日之后他再未取下过眼罩，这一刻他单手伸向脑后，摘了那只眼罩。

于是我又看到了深沼。他突然对我说道：「但凡他们也能和你一样，伤了孤的心能给孤一句道歉，也不至于那般下场。」

我知道他在说他的亲弟弟左琨，还有他的生母已故肖太后。还是若盈姑姑讲给我的，说那时太后身子本就羸弱，某天夜里突发急症，可出去传太医的小内监皆没了音信。太医赶到时已是第二日晌午，延误了病情，一时无法根治，不多时便病死了。

我问他，他的眼睛可也是被他们所伤。他垂眸看我，表情有几分哭笑不得，他对我说道：「若说起这只眼睛，其实与你有关，云罗。」

【十二】

我原本以为，有关戚玉锦所有的事，都已随着她的死而停止，没想到竟与我纠缠缠四五年之久。

左琮之所以瞎了一只眼睛，竟是当年去明月宫与戚玉锦戏耍时受伤所致。那一摔划烂了眼角，无法治愈，最终便瞎了。

人人都道是左琮倾慕戚玉锦，所以无论如何要娶她做皇后。可看着左琮眼中的怒火与恨意，我方知他是为了报这瞎眼之仇，要娶了戚玉锦好折磨她。

就像一开始折磨我一般。

「所以皇上第一眼见是我而非戚玉锦，才那般怒不可遏，将我赶去了冷宫？」我问道。

他一笑，带着脸上未消的怒气，看着十分乖戾，「所以孤一听是你杀了戚玉锦，立时便将你放了回来。听说你将她毒得七窍流血而死，想想便解气。」

「云罗，你当真是个宝贝。」

左琮将我揽进怀中，我能听到他因言辞激烈而剧烈跳动的心跳声。

我一时想笑，我杀戚玉锦千夫所指，何成想竟真有人拍手称快。他一下接一下轻抚我后背，就像宠爱一只猫一般。

左琮与我真的很像。可究其根本，却又一点儿也不一样。我伸出手也去轻抚他的后背，我笑道：「原来坊间传闻说你不爱女色，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啊。」

「非是如此，」他将下巴搁在我头顶，我已分不清剧烈的心跳声传自谁的胸膛，「我只是在等罢了。我在等让我爱的人出现，云罗。」

「我在等你出现，云罗。」

不知怎的，我有几分想哭。又觉得哭笑不得。他原该爱上肖宁那样的人，棋逢对手，势均力敌，最终无论相爱或相杀，谁也不委屈、不遗憾。

可左琮到底是个疯子，他竟对他的玩物动心了。这感情打一开始便是错的，因为男女之爱，决不能存在于太过失衡的关系里。

比如我与左琮之间。

史书上总有些奇奇怪怪的帝王，左琮也该算是一个。因为我入宫近六年，阿晏与清河都已会说话走路了，他仍旧只宠幸过我一人。

这大抵是肖宁愿用我的原因，柔情从来都是一个帝王的软肋。

她还私下里打趣，说左琮是在为我守身如玉呢。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我仍旧有些羞赧，骂肖宁小小年纪满嘴胡吖。

「宁妃娘娘说得有理，」戚静姝在一旁帮腔，因有我的照拂，她的生活要比旁的妃嫔好很多，如今已是认了命活得很恣意，「皇上只在嫔妾宫里留过一晚，可一整夜都只在问明月宫的

事，问皇后娘娘的事。天地作证，那晚嫔妾就和臣子奏报朝政一样，何得宠幸。」

大家都笑开来，戚静姝说得便更起劲了，说众所周知，皇上统共只在三个宫里过过夜，这三人现下正都聚在此处看芙蓉花开。

「说起芙蓉花，还不是听闻皇后娘娘曾在明月宫住的院子里有一方荷塘，娘娘很是喜欢，皇上才特地命人建的。瞧瞧湖心的八角惜雨亭，不就是仿着观月国的样式制的么。」戚静姝遥遥一指，我一时起了兴致，便教奴才将茶盘瓜果都摆到那亭子里去，我们就近赏花。

不得不说，这世上没几个帝王这般盛宠过自己的皇后。我是心虚的，除了帮他稳住后宫局势，我没什么可为他做的。

或者说，我能为他做的事，于他而言可有可无。

好像追求被需要，成为我自幼的一种执念。如绢儿依附我，如戚静姝臣服我，哪怕是和肖宁一样图我可利用，都是我被他们所需要。

而在左琮那里，我并不被他如此需要。

正胡思乱想时，惜雨亭外落雨了。雨打荷叶，霎时四下起雾，一时像极了明月宫里的光景。

然后我便听到戚静姝轻声的呢喃：「好想家啊.....家信一寄一回便是月余，也不知父皇与母妃可还安好。」

我无论如何无法理解那种心情，直到左琮带着孩子们出现在湖岸上。

一向明黄龙袍加身的左琮穿了一件春蓝色的便服长衫，他一手抱着清河，一手牵着阿晏。

隔着雨幕我看到左琮在说什么，然后听到两个孩子齐声喊了句「母后」。

左琮遥遥冲我一笑。

我有些失神，前所未有的情绪在我胸腔里炸开。是甜而暖的，内里又充盈着辛酸与无奈。

「娘娘，您想给两个孩子最好的人生吗？」肖宁蓦地在我耳边张口，声音飘忽着，像不真切的梦语。

「万死不辞。」我如是回她，天骤降暴雨，更模糊了岸边的人影。

【十三】

我在寒山城里无依无靠，朝堂上的动静大多都是肖宁或者若盈姑姑透给我的。说来其实都是肖家的人，若盈姑姑是当年已故肖太后的陪嫁丫鬟，是肖家一早安插在我身边的人了。

他们说，自我诞下皇子，早前不满于一国之君竟是独眼的风声又起来了。想来多半是肖家在从中作梗，毕竟起初一力推举左琨的便是肖氏。

据闻肖太后是现今肖国公最疼宠的妹妹，当年延误救治致使太后年纪轻轻便病故一事，想来也都被算在了左琮头上。

左琮有好一段时间没来过后宫了，御书房的灯火时常燃至天明，以致这年晚秋我再见他时，整个人明显消瘦了许多。

一向很有精神的疯子看着乏乏的，他照旧倚在榻边，轻轻摘下他的眼罩。他突然问我：「云罗，你可知孤为何不再多育子嗣？」

我为他煮茶，轻轻道：「怕将来他们兄弟相争罢。」

「可如今却要父子相争了。」

心下一滞，我转头去看他。若非窗外暖光映照出面色，左琮直直靠在那里，会像极了一具冰凉的骷髅。

我故作镇定道：「生在帝王家，哪有个安稳度日的。」

我在他转头看我前一霎回过头来，照旧煮着茶。他凝视了我好一会儿，问了一个让人心颤的问题：「如孤与阿晏，走到你与你姐姐那一步，你该当如何？」

「那要看是皇上杀了阿晏，还是阿晏杀了皇上。」我端起茶盅，在他面前伏下身子，将热茶捧在他面前，视线锁在榻边的银线流苏上。

「云罗，」他末端茶，反倒攥住我的腕子，险些洒了茶水，「孤原本该接着问，可孤竟不敢问了。」

他唤了李昕进来，就这么攥着我的腕子宣旨，立大皇子左晏为太子，入主东宫。

我大惊抬眸，看到左琮如旧冰凉的眼神。他俯视着我，从来都是不容抗拒的语气，「今夜不再谈论朝政，孤想好好睡一觉。皇后，你这茶里没毒罢？」

我哑然失笑，意欲自己饮了，却被他抢去饮下，而后他便将我打横抱起扔到床榻里侧。他来抱我，始终攥着我的手。

那晚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到左琮呢喃：「你怎的不下毒呢.....」

毒杀戚玉锦，是我心如死灰无路可走。可皇上，现在寒山城，想制住你的，可远不止我一人了。所以孤注一掷以命赌命的事，在你身上便不划算了。

那是我第一回反过来俯视左琮，如饮鸩止渴，妙不可言。

立太子的旨意传遍阖宫后，肖宁很惊奇，问我对左琮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。我将原话说给她听，只是停在了左琮说想好好睡一觉那里。

肖宁注视我，重述了一遍「那要看是皇上杀了阿晏，还是阿晏杀了皇上」，她凑近我，几乎要贴在我脸上，「皇后娘娘，嫔妾似乎有些明白皇上痴迷娘娘什么了。连嫔妾都有些迷恋皇后娘娘了。」

我啐她，「想男人想疯了竟来想女人了不成？」

肖宁被我逗笑，显然因我推动，阿晏得做储君的事是令她开心的，或者说是令肖家满意的。我蓦地想起雪漠国的太宗皇帝登基时不过七岁，我有几分震惊，却不能说出来。

他们惯爱看我蠢笨听话的模样，哪怕我说了直捅左琮心窝的话，他们也只会觉得是我没心思直言不讳罢了。

「瞧啊，我只需做自己，大家就都会对我无甚戒心，拿我当个好掌控的傻子。」

无人处我对绢儿说道。

她反驳说我不是傻子，我说这宫里做傻子才活得好。

这话说罢我不禁瞥了眼绢儿，不知她几时已成了这朝晖宫奴才们俯首帖耳的「绢姑姑」，看着她如旧呆呆的模样，我蓦地汗毛耸立。

绢儿不正是我这么多年，一直觉得是个傻子的那唯一一人。

可哪有傻子能在两国的深宫里都活得通透无暇，哪有傻子一次次正中我心底事，又能话锋一转让我以为她只是凑巧点中。

这里真真是个吃人的地方，高耸的红墙围起的是一方鬼域，放眼望去皆是魑魅魍魉。

我原以为阿晏被立为太子之后，能够消停一段日子。没成想只是过了三年，便有了改换新君的风声。

那年阿晏刚满六岁，左琮真心拿他当储君栽培，半人高的孩子能背出五国几十册的史书的时候，我真听得瞠目结舌。

「娘娘可别只把功劳归给皇上，嫔妾也耗费了许多心血的。」肖宁冲我撒娇，我哪敢忘，太子三师全数是肖家的人，连教他骑马射箭的武师都是肖宁母家的幕僚。

若不出所料，肖家在逐渐架空左琮的朝廷，他们要拥立阿晏称帝了。

而向来心狠手辣疯魔了的左琮，又岂会坐以待毙。果然新年刚过，他便下旨说阿晏既已会骑马射猎，今年的春猎便将太子一同带上。

而正当我心急如焚要去面圣时，左琮倒是先来了朝晖宫。

他不徐不疾喝了杯热茶，最后一缕霞光打在他那只完好眼睛的侧脸上，将他的笑容映照得十分灿烂，「皇后，从前未曾带你去过春猎，此番可想见识见识？」

左琮向我伸出手，他手中分明空空，我却总似恍惚看见一把刀柄。我又想起了那场野兽扑人的旧梦，只是这一回陷在泥沼里的要改换他人了。

【十四】

肖宁一直恳求将她也带去，惹烦了左琮便被禁足宫中了。事至此她也不再顾忌，直接遣了若盈姑姑与我传话，说万望出宫春猎前能见我一面。

我见了她，与我曾经料想的一样，她提起了左琨的事，说是左琮为了皇位而故意戕害的亲兄弟。从来八面玲珑的女子垂着头，发髻上的蝴蝶簪子在光影里静静舞动。

我突然便明白她为什么知道左琮不想让她有子嗣也不哭不闹，为什么会让我放心她会将阿晏好生抚养长大，为什么当年肖家极力拥护左琨。

以及为什么左琨是她从不敢提的一个名字。

因为这个国公府里最张扬跋扈的千金小姐，从一开始倾心的便是她的小表哥。那该是很好的一段青梅竹马之情，举国最明媚的姑娘当配一国之君。

一切本该和乐美满，却被左琮一手打碎。她的少年郎没了人样，她甚至还要嫁给仇人。所以她要亲手覆了左琮的皇权，她要让他付出代价，让他大梦一场空。

因此我也没得选，她嘱咐我无论如何要阻止左琮，肖家势在必行，我只能站在阿晏身后。

临走时，我轻轻抚了抚肖宁的后脑，像我往日里哄清河入睡那般。她抬眸看我，忽而的便落下了两行眼泪。

她坐在桌边，我站在她身旁，她伸手环住了我的腰，将脸埋进我怀里。她哭着问我：「娘娘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究竟是因为什么……」

为什么一开始都那样好，后来一个一个全变了模样。为什么无辜的人不得善终，为什么害人的人也不得开心颜。

为什么你我皆已站在一个国家权势的巅峰，却都戴着和乐美满的面具靠惧怕与仇恨向前熬日子。说活不想活，说死又不敢死。

春猎的几天，左琮将我和阿晏都安排在了他的帐子里。他给我说，他早些年微服私访的时候，曾在边境的百姓家居住过，那些平头百姓便是如此，一家几口人住在一个小屋子里，丈夫每日出去劳作赚钱，妻子便在家中操持家务。

因为穷困，边境的升斗小民大多一夫一妻，一儿一女。

「就和我们似的，可惜没有带公主来春猎的惯例，不然清河若在，便是一家人齐全了。」左琮说这话时，斟了杯清酒给我，还为我夹了些小菜。

若非他身着黄袍，我真会有寻常百姓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的感觉。

阿晏虽不到七岁，却已有了一国储君的威仪。他坐在下方，虽则好奇却只是眼巴巴看着，我不免笑道：「阿晏可是想尝尝这酒的味道？」

他年纪太小，依例不得饮酒，于是阿晏又眼巴巴地看向左琮。左琮向来偏宠我，只是故意扭过头去，明显是在许我让阿晏尝一口，他只当做没看见。

虽则清酒，到底有几分烈性，阿晏被呛得眼泪直流。我一边帮他抚背一边咯咯直笑，逗弄他：「咱们东宫太子往日的端庄哪儿去了？怎的当着众人面前如此涕泗横流的？」

阿晏又羞又气，行了礼便出去洁面换衣。我迟迟转头才发觉左琮默默看着一切，那只完好的眼睛已经笑成了弯月。

我倏尔便在想，此一刻他笑得这般好，可心底还在想着要杀了自己的亲儿子。就和当年的我一般，笑盈盈双手奉上藏了毒的荔枝，要了自己亲姐姐的命。

那时连绢儿都在可怜我。此时此景，左琮与当时的我并没有不同，可我并不可怜他，因为他要杀我那么好的阿晏。阿晏还不到七岁。

那还有谁会可怜左琮呢？他身边的李昕会吗？大概也不会，那已经活成人精似的大太监，见惯多少回江山易主，顶多叹一句成王败寇罢了。

「皇上，您打算什么时候亲自进山打猎？」他明白我在问什么。

「明日晌午出发，」左琮仍旧带着笑意，「太子留在大帐里，交由李昕好生照看。」

我怔在原地，看左琮向我伸出手，他问我：「只是不知皇后可愿一路作伴，与孤同行？」

千算万算，谁都没有料到，他进山竟然未带阿晏，而是带了我。

【十五】

虽入了春，可漠北仍旧十分寒冷。我不会骑马，左琮与我共乘一骑，我坐在他身后，伏在他背上便不会被朔风刮疼。

那个地方与我梦里的场景很相似，只是冻干的大地上没有让人深陷的泥沼。杂草长势汹汹，枯黄着树起一人多高。

我并未看见什么，只见左琮忽然拈弓搭箭迅速射出一箭。跟随而来的士兵上前搜寻，摸到一只野兔呈了上来。

因士兵的踩踏，地上显现出一条蜿蜒小道来。左琮说，小时候他们沿着这条小道走，穿过一个山洞便有一眼泉，他们在那里看见过罕见的白鹿。

「皇后，你想跟朕探一次险吗？」他跳下马，将弓箭背在身上，仰头看我，满脸写着期待。

我鬼使神差扶着他下马，任他牵起我的手，拨开长草向山林深处行去。左琮下令，士兵远远跟着，不准近前来。

如他所说，果然穿过了一个山洞，我脚滑了好几次，亏得他牢牢将我护在怀里。山洞那头也是挡人视线的长草，我蓦地有几分惶恐，向后拽了一下左琮的手。

他转过头看我，突然问了我一个他曾想问却没问出口的问题：
「孤杀了阿晏如何？阿晏杀了孤又如何？」

我震惊抬眸，微张了嘴，唇齿动了又动却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左琮倏尔一笑，那个笑容轻轻的，带着几分少年气。他拍了拍我的手背，仿佛不曾问前边那个问题，转而言道：「皇后在此处等等，孤去开了路再来带你走。」

他取下长弓劈开杂草，向前缓缓走去。他一边走一边道：「那一年，我和琨儿追着一头鹿到这里，我同你一样，怕草长山深危险，可他不听，一个猛子便扎了进来。」

「他呼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和小时候一样在戏耍我，直到我看见一条胳膊粗的虎尾扫过，才知他是真遇了险，我才忙带着护卫冲了过去……」

那并不是蓄意谋害。

小时候的光景原本很好，他是嫡长子，自幼被当做储君培养，左琨是他最疼宠的弟弟，即便他后来伤了眼睛众人想拥立左琨时，他也没多少怨恨。

可分明只是一场意外，回宫之后他却被千夫所指，说他是为了皇位故意为之。被污秽蒙了心的宫中人，看谁都天然带着恶意。

左琮那只眼睛原本虽瞎了，却不必摘除，别人看去至少能是个全貌。是他母后听闻小儿子从此断腿残废了，盛怒之下命人剜了那只眼睛。

「母后对我说，我纵有十只眼睛也赔不了琨儿分毫。」听到那个一路向前的人带着哭腔时，我的眼泪霎时夺眶而出，模糊了视线。

他的背影那样单薄，仿佛几根长草便能刺穿，「其实她剜我眼睛我都没那么难过。让我真正难受的是，她那么恨我了，可为了她正宫太后的位置，还要留着我，还要与我装作母慈子孝。」

「我小时候以为琨儿是母后老来得子所以被偏宠了些，我以为因我被父皇当储君栽培所以处处要被严待些。可是真出了大事，我才知我就是不被偏心的那个。他们没一个人信我，没一个人……父皇因此被气得死不瞑目，母后视我如仇敌。」

「连我后来去看望琨儿，他也认为是我故意加害的，跌到地上也要爬着来赶我走……还有母后病重之事，她常年疾病缠身，那一回我只是与她赌气，未曾想会那般严重，我从未想过害她死……」

左琮蓦地回首，远远地望着我，我才知他已泪流满面。

他一皱眉，嗓音沙哑地问我：「云罗，为什么啊……」

风呼啸着，愁云惨淡。当初没人回答我，我如今也回答不了肖宁，回答不了他。

左琮向后倒退着走，一边走一边正了正皇冠，又摆出了最初相遇时癫狂的威仪，「你们架空孤的皇权，想立左晏称帝，让孤做那劳什子的太上皇？」

他清冷冷地笑着哭，「孤自登基，几拓雪漠疆土，修路引水，扶持农桑，为国为民图万世之计，史书如何写都该是名震千古一帝！想要孤最后任人摆布着了此残生？乱臣贼子，当真妄想！」

狂风骤起，左琮艰难劈开的一条小径又被长草掩埋，转瞬间我便看不清他的背影了。

我头皮发麻，慌张地向前扑去，长草在我的手上与脸上划出血痕，我疯了一样喊他的名字：「皇上、皇上.....左琮.....左琮！」

暴雪落下时，我与卫兵们合力扑开长草，看到左琮从小山崖上坠落泉边，泥泞裹身，被半山腰的一棵枯树戳了一身的孔洞。

我连滚带爬跑下去，将那薄薄的身影捞在怀里。将左琮翻过身来，我才看到有一截细长的枯木，刚好扎进了他那没了眼珠的那只眼窝。

就和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摘下眼罩，我说的「若找根削尖的树枝从这里戳进去，会不会和串糖葫芦一样，串过皇上的脑袋」的光景一样。

皆是宿命。

眼前断断续续地泛黑，我听到他咽着血对我说：「云罗，你也好偏心啊.....」

我呼吸一滞，恍惚间似有野兽将我心里那个不知多深的洞刨得更深了。那一瞬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没有可怜左琮。

因为我之于他，就像那些年父皇母妃之于我。终有这一日，我成了曾经我想亲手杀死的人，将一个原本无辜的人鞭挞着赶上了死路。

他死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「你和他们一样.....都不相信孤真心相待.....想对你们好。」

「我信啊.....我甚至曾短暂地心动过。」他其实听完我说的这前半句话后就断了气。

他强有力的手颓然松开，我的眼泪落在他糊满了血污的脸颊上。

可我仍旧咬着牙说完了后半句，仿佛怕他死不瞑目一般：「可是皇上，你这样居高临下的爱，只会让我心生恨意。」

天旋地转，我抱着左琮逐渐冰凉的身体彻底昏厥过去。

琮帝十一年，还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帝王，死在了他最爱的皇后怀中。

【十六】尾声

我后来过得算很好。不到三十岁便坐上了雪漠国太后的位置，平日无事便邀戚静姝和肖宁他们一同赏花品茶闲谈。

我始终未对任何人讲过左琮死亡的细节，只说是我们为追赶一头鹿时遇到风雪天，断崖处被长草掩住不易察觉，左琮跑在我前头便一时不察滑落了山崖，遭了意外。

不知怎的以讹传讹，变成了当时是我央着左琮带我进深山狩猎。所以肖宁误以为是我推波助澜帮她除掉了左琮，便始终留着我的太后之位，明里暗里都护着我。

可权臣当道终究不是正统，阿晏自幼便是个心机深藏的孩子，后来他羽翼渐丰，自己扶植起了一批朝臣相抗衡，竟渐渐也灭了肖家的大势。若放在左琮在位时，我如何也想不到肖国公最终会告老还乡。

那是阿晏难得与我主动聊起左琮：「父皇那时便想这般做了，倘若父皇不早早驾崩，与儿子一样筹谋二十余年，也能运筹帷幄至今日的局面。」

原来不止在我这里，在阿晏那里，左琮也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
是啊，弹指一挥，我的阿晏都已长到了左琮与我初见时的年纪。清河也嫁了一个她心仪的驸马，育有两儿一女，最小的都已会围着我叫「皇祖母」了。

该当是很好了，像我这样的人。

像我这样的人生。

隆冬的傍晚我在镜前呆坐，是一阵刺目的反光将我惊醒。我下意识回头，拦住了放帘幕的绢儿，「且等就寝了再放罢。」

是那满山的灯火。是那年我一句话，便让左琮兴师动众造出来的灯山。

月色灰蒙蒙，可朝晖宫始终明明如昼。多可笑呢，他连提早写好的遗诏里都在偏宠我，说从此朝晖宫便赐予我独居至寿终，灯山也不得裁撤，一应如旧。

我走到窗边，仰头看那漫山遍野的八角宫灯。再垂首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可是那个陪我看这月色灯山的人已经不在。

那个站在雪地里像一簇高扬的焰火，执着于吓哭我、看穿我以及唯一一个爱着我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可惜到最后，他也没能得到任何人的爱。毕竟在这里，癫狂的人多天真，他想要的那些东西，从始至终都不会有。

终是黄粱一梦，深宫埋骨。

文/鸿蒙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